

## 20140506 台灣直播-黃國昌老師座談會 從學運經驗看台灣政局的發展

主持人：今天演講的題目是從學運經驗看台灣政局的發展(台語)，從學運經驗看台灣政局的發展，請黃教授。

拍謝，挖河洛話供嘎卡謀厚，顆林愛供北京話，大家顆林欵聽謀(台語)，我是臺灣人沒有錯，但是小時候很少，除了爺爺奶奶過世了以後，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學校，學校要求就是要講北京話，所以河洛話供嘎謀厚(台語)，非常抱歉。

我現在的正職是在中央研究院，那可能各位google的時候，會看到政大還把我掛在他們上面，所以常常會說我在政大，那政大之前有合聘我，但是那個合聘到什麼時候我也不是很清楚，那我現在主要的工作就是在中央研究院，然後在台大也有在上課，在台北大也有在上課，反而政大我現在沒有在...在上。

那謝謝那個姚主席還有各位前輩的邀請，我本來是想說，今天來是聽聽各位前輩的高見，那跟各位用座談的方式來交換一下意見，不過既然主辦單位希望我能夠前面先講一些我個人的觀察跟看法，那我就...就不客氣先獻醜。

其實這一次的太陽花的學運它有...以後面後續的效果來講，的確不是我們一開始的時候的預期，那但是就整件事情的發生，不管是從發生的原因 參與的人、行動的方式都有它一定的脈絡，那這個脈絡如果講得比較早一開始，是從2008年的時候，馬英九上台了以後，他一連串傾中的政策，那導致了臺灣民間社會以及青年學子的反彈，當然第一個反彈我相信各位前輩都很清楚，就是陳雲林來台的時候，在台北的街頭所發生的國家暴力，集團性的國家暴力，整個台北的街頭感覺在回到戒嚴的時期。

那那個時候就有一群學生他們在自由廣場前面做了野草莓的運動，那那個運動我也有去參與，但是是保持距離的參與，那之所以說會保持距離的參與，比較主要的理由在於說，我自己以前在從事學生運動的時候，我不喜歡有人回來指導，那個感覺不好，那因為學生有學生自己的想法，那學運他可貴的地方就在學運他自己本身的主體性跟學生的想法，那學生可能某個程度上比較年輕，有一些事情或許沒有想得那麼周全，會犯錯，但我覺得沒有關係，那本來就是他們在...在運動的過程當中成長學習的一環。那每經過一些錯誤，他們自己會停下來反省，那他們自己會修正那個錯誤，下一次會做得更好。其實不僅是學生，我相信整個臺灣社會甚至我們自己也都是這樣，在這個歷程當中不斷地前進。

2008年那個時候開始，馬英九政府他們的傾中政策開始讓臺灣的民間社團，包括青年學子，隱隱然地形成了一個集結的力量，那那個集結的力量，我自己的觀察跟比較早期，譬如說我自己在當學生的時候的臺灣民主運動的路線，有一些地方雷同，有一些地方又不太一樣，那比雷同的部分是說，我們以前當學生的時候，以我自己來講，在台大校園裡，我們那個時候稱自己是...是所謂改革派的社團，那個時候以，在校園裡面我們可能是少數，現實上面還是少數，就是你如果扣掉冷漠的學生的話，或許是少數，但是那個時候的少數已經開始慢慢成為多數，我自己印象裡面比較深的是，那個時候以自己身為廣義的黨外運動的一份子為榮，覺得很驕傲，那覺得在面對跟國民黨之間的鬥爭的時候，可以抬頭挺胸的跟他們說為什麼我們講的是對的，那你們可能只是因為國民黨比較有錢，接受了一些學生社團給你們的金援，讓你們可以去辦一些逸樂性的活動，去吸收你們的所謂的幹部或者是社員來的有意義。

但是到2008年以後，我說的不一定對，如果不對，等下可能QA的時候大家可以給我批評指教沒有關係，但是在2008年以後，我所看到的年輕學子卻沒有這樣的感覺，他不曾以...我以跟民進黨站在一起為榮，在校園裡面，我們那個年代有個驕傲感，我講得很具體的是驕傲感，我的價值比你好，雖然我沒有錢，我學生社團要打拼很辛苦，但是我充滿了活力，我們可以晚上搞到2點、3點、4點到天亮不要睡覺，都沒有關係，但是因為我們覺得我們在做的事情有價值而且很重要。

到2008年了以後，可能我要再敘述一下的是說，其實在我們那個年代在做學生運動的時候，去喊台獨是一件滿刺激的事情，雖然刺激，但是我們願意喊，因為覺得那個就是臺灣本來未來應該要走的路，沒有什麼好說的，可是在2008年以後，整個氛圍有改變，那氛圍改變的原因，可能每一個人有不一樣的詮釋也有不一樣的看法，但是我...對我自己來講，我當然有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我不覺得那是最...最重要，那最重要的事情是說，接下來這條路該怎麼走。

從2008年以後，我所看到的現象是說，臺灣民間的社團他們自己在...在集結，很多NGO的團體，那當然在集結的過程當中，未必代表說跟以前跟民進黨或是傳統綠營的朋友說再見，沒有這樣的傾向，因為老實講是說，在所謂的國民黨或者是藍色的媒體的眼中，我們其實都是綠營的人，那當然這一群團體跟綠營之間，彼此之間的消長跟變化，我還是必須要強調就是說，我今天來這邊做的一些淺薄

的觀察都是我個人非常主觀的看法，非常主觀的看法，沒有辦法代表任何的團體，也沒有辦法代表任何的運動，如果有代表的話，就是代表我自己這個人的想法跟觀察，那可能有一些狹隘，我想我先把這個前提說了，那比較不會造成接下來的誤會。

在整個路線上開始發現說，與其去喊一些口號，不如談一些比較實質的價值，而且在談實質的價值的時候，是核心的基本價值，以及那些核心的基本價值如何跟具體的政策結合起來，我舉一個例子，2010年ECFA過了，那個時候ECFA有兩群人通常在一起做公投，一群人是民進黨，一群人是台聯，他們都去簽了公投的連署，那也都簽出來，民進黨簽的ECFA公投的連署是，我記得很清楚是因為那個時候小英主席第一次帶人上街頭，然後她在街頭跟人民承諾，說ECFA不生效必須要交由人民來公投，那個整個海報掛在中央黨部，非常清楚，那一天，民進黨為了要做ECFA公投這件事情，我有去開會，那我跟其實跟民進黨中央的關係非常的淡薄，所謂非常的淡薄就是說，他們有重要的公共政策的爭議，而所需要的專業是他們覺得我可以給他們一些建議，他們會找我去。那有的時候我會選擇刻意不去，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講什麼時候以及我不去的理由。

那次我去了，主持會議的人我不方便說是誰，他就講得很清楚說，我承認我就是政客，我看的只有這些數字，怎麼樣投會過，怎麼樣投不會過，所以他們搞了一個所謂程序性的公投：「你是否贊成用公民投票來決定ECFA要不要生效」當然各位聽我這樣敘述完就大概會...聽到會愣一下說這是什麼公投，不過沒關係，我們把它稱為程序性的公投，那次公投被公審會駁回，民進黨就算了，摸摸鼻子算了，沒有做，接下來沒有做任何的事情，那所謂ECFA要交給人民公投這件事情，當初在街頭喊的，給人民的承諾，為什麼沒有接下去做？什麼事都沒有做。

那另外一群人是黃昆輝他們，就台聯的朋友，他們就ECFA就是要公投，那真的下去簽了，簽完了以後被公審會駁回，那那次我們有幾個學者跳出來，要求公審會的人出來辯論，你憑什麼把這個公投給駁回？你出來給我把話講清楚，那些公審會的人全部都躲在後面，他們不願意出來，所以我們為了這個事情我們還特地辦了一個滿大的研討會，全部都找學...我全部都找學者來，邀請公審會的人到場來參與評論，只有一個人來，其他的通通都不敢來。

黃昆輝主席接下來他要打公投的官司，他不服氣，然後他有去那場研討會，那也是因為那個樣子我才認識他，我們後來組成了一個學者的團隊，組成了一個

律師的團隊，黃帝穎律師在那個過程當中也幫了很多忙，打了兩年的官司，我們打贏了，最高行政法院說公審會駁回ECFA公投那件事情是錯的，當然回溯地來看，各位會去質疑說，啊哩欸喝一啊憨，做兩年啊伍蝦米咖抓(台語)，ECFA就生效了，現在也是在生效，你花那兩年的時間去打那個官司，你到底在幹嘛？從這個角度上面來講，我必須要承認說，真的看起來是很傻，不曉得在幹嘛，但是我必須要講的是說，以我們自己在追求或者是堅持的價值而言，那場訴訟很重要，它很清楚的告訴全臺灣社會：你們是錯的，我是對的。而且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我取得了道德上面的制高點，我永遠讓你們在這個問題抬不起頭來。也對未來去進行公民投票，在主文的可能性它開拓了以前所沒有的空間。

那那個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也直接賞了陳長文兩巴掌，當初2010年出來幫公審會辯論的就是馬的國師陳長文律師，那兩年的投入值不值得？你如果問我，我覺得值得，那或許有些人會說台聯有他們自己政黨的政治考慮，譬如說他去簽ECFA的公投連署，他可以做他自己地方草根的組織等等，或許是這樣我都承認，那我今天講這個故事，其實我也不是在幫台聯的朋友宣傳，或者是說台聯比民進黨好，完全沒有這個意思，我要講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說，你對於你追求的價值，是不是真的執著，是不是真的堅持，你是不是真的有做事情，旁邊的人都在看，旁邊的人都在看，不要真的以為說，我可以說一些話，然後忘了，自己自我選擇忘記說我說過那些話，接下來都為那些話不用付出任何的責任、不用付出任何的代價，人民會選擇遺忘，或許有些人會，但是很多人不會。

那第二次所以...接下來第二個做的跟現在的這個活動會有直接密接的關係的是反媒體壟斷的運動，就是對抗蔡衍明的運動，因為那個運動我是從一開始的時候，只有很少的人在做，那後來爆發了很大的能量，那我相信大概各位在2012年後半年到2013年的年初，都有感受到說，反媒體壟斷的運動，不管在臺灣的社會還是在全球其他不同的臺灣人的社區，它所引發的迴響。但是在那個過程當中，事實上有很多事情真的是你要第一線在做的人才知道什麼叫冷暖自知，也就是說我講得比較明白一點，真的是藍的支持蔡衍明，綠的反對他嘛，我對於這個陳述打上一個問號。在交戰的過程當中，有很多的資訊，有很多資訊的來源，那過濾了那些資訊的來源，心裡面有一些底，但是都沒有講，完全都沒有講，但是那個時候在做這個運動的目標，對我來講很簡單是，這個運動絕對不能夠被藍色的媒體操作成是藍綠對抗，一旦被操作成是藍綠對抗，這場運動就結束了，你也不用再下去，這場運動GAME OVER。

你真的必要要做的事情是說，很清楚的跟大家講說，你做這件事情的價值是什麼？你要捍衛的是什麼？這件事情對臺灣為什麼那麼重要？那這件事情為什麼在對抗中國，或者是講得更具體一點，在對抗中國共產黨的時候，這件事情是重要，各位朋友今天坐在這邊，上述的那些問題，我其實的答案我都不用再描述，因為大家一定有相同的理念才會坐在這裡。

當這個運動做起來，到一個時間做起來以後就是在5月以後，那5月是一個關鍵的時間點，余英時院士出來支持這個運動，他寫了一封信，那封信成為2012年5月9號清晨臺灣兩大報紙自由時報跟蘋果日報的頭版頭條，那當然我知道有一些人對余院士是有意見的，啊伊丟藍欸啊(台語)，他是藍的啊，他統派，你為什麼去跟藍的、跟統派的人合作，但是我要講的是，以我剛剛講的是核心價值的堅持跟追求這件事情，余院士對這件事情的堅持，他願意做的事情或許會出乎各位意料之外，可能是超越了自己說自己是綠的，為什麼？那到底誰是朋友？那誰又不是朋友？那條線到底該怎麼畫？

那個時候民進黨的也有找我去中常會報告，我拒絕去，那當然話沒有講得這麼白啦，就是謝謝他們，那天下午有事我沒有辦法去，理由很簡單是，你就知道他們一直要把這件事情操作成是藍綠對抗的問題，那你為什麼還要去創造這個機會讓人家去做這樣的事情？因為我知道去他們的中常會報告，媒體不會在乎也不會知道你到底在中常會報告什麼東西，他只會出來的時候，當你報告完，他們就會開始起來問，說民進黨對這件事情的態度是什麼，你剛好去那個地方，拿你自己跟整個運動，只是為了要開那場記者會去做那個社會上面的宣告，那我必須要客氣的講是說，這個對運動是有傷害的。

那在這個運動的過程當中，我們某個程度上面保持著自己的獨立性，所謂保持著自己的獨立性是說，並不是說刻意的要跟誰切割或是刻意要跟誰保持距離，不是這樣的問題，因為反正這件事情該...這件事情要做，該怎麼做？你堅持你路線上面的價值，那策略上面的運用可以比較彈性一點，你就一路堅持走下去就對了。那當然所謂一路堅持走下去是，我那時候被蔡旺旺修理的時候，在中天電視台被修理的時候，其實有一些朋友會跳出來力挺，可是有一些人他還是顧及他跟蔡旺旺的關係，他選擇沉默，那我真的都不知道嗎？我知道，我只是不說而已，這些事情自己放在心裡就可以了。

那重點是什麼？重點是說，在這個運動的過程當中，其實我比較在意的事情

是說，我們開發了多少新的能量，所謂開發了多少新的能量指的是說，所謂廣義的台派，當我說廣義的台派的時候，有的時候朋友跟朋友之間會去爭執說，啊我是台派，你不是台派，那當然那樣子的爭執有的時候有助於政策路線上面的辯論，我會覺得或許是好事，但是有的時候對我來講，我有時候會腦袋裡面冒一個問號，說那你是台派好，啊我不是台派，那然後呢？下一步是什麼？下一步是照你的方法做，那你要跟我講說你整體的策略是什麼、方向是什麼，你贏的策略在哪裡？啊如果沒有贏的策略，你說你是...只有你是，啊我不是，我尊重你的看法，到此為止。

那在那個過程當中，我們拉了很多不是本來跟我們在一起搞傳統社運的人進來，我舉兩個具體的人名，鄭秀玲，現在大家都認識她，鄭老師是我在反媒體壟斷運動當中的戰友，一路挺我到底，不離不棄，一個是張錦華，台大新聞所的教授，那兩個你說他們是藍的還是綠的？我那時候跟張錦華合作，有很多朋友不是很高興，說你怎麼跑去跟那個藍的合作，901反媒體壟斷大遊行的時候，她上去講話，她的先生林火旺上去講話，下面一堆朋友全部都氣炸了，說無法忍受那兩個藍的在那個宣傳車上面講話，試圖要漂白，但是我要問的問題是，那他們是不是我們眼中的臺灣人？我會覺得是，他們是不是我們要爭取的對象？我也會覺得是。如果這兩個答案都是的話，他們選擇願意跟我們站在一起，然後我們要一腳把人家踢開，供啊哩噠係嘎溫鬥陣欸(台語)，這種態度真的對嗎？

那你說你這兩個人他們在接下來運動的堅持，反黑箱服貿也好，反服貿也好，鄭秀玲老師、張錦華老師做得認不認真？很認真，賣不賣力？很賣力。鄭秀玲她可以選擇去內閣當官，她的關係，她以前的關係全部都是藍的那邊，陳冲有請她入閣，她是可以直接打電話跟行政院院長講話的人，現在她完全被孤立，她以前的朋友現在看到她，不會理她，我所謂以前的朋友指的是說，可能現在還在...現在已經在當官，或者是現在還在想說以後藉由國民黨的這條路再當官的，或者是再撈錢的一些人，她承受的壓力非常的大，那但是她覺得她在做對的事情，她在做有意義的事情，所以她選擇了去做這樣的事。

那第二個是，在那個過程當中，我會覺得我們除了擴大自己的所謂台派的支持陣營以外，那第二個重要的意義是練兵，所謂練兵就是栽培年輕人，這是很重要的，其實飛帆跟為廷他們兩個人現在在媒體上面比較受矚目，在太陽花學運裡面也是一樣，他們那兩個人事實上從野草莓學運就開始參加，但是在野草莓學運當中他們可能比較扮演的就是...就是比較年輕，很基礎的參與者，一個高三、一

個大二，那但是到反媒體壟斷運動的時候，那兩個人就已經成為一級戰將，他們成為一級戰將其實在反媒體壟斷的運動當中，他們的表現已經的好，那當然他們過了那一年的運動時間，出來了以後，到2012年的...對不起，到2013年的夏天，整個反媒體壟斷的運動告一個段落，當然告一個段落牽涉到了對於反媒體壟斷的專法在立法院裡面胎死腹中，所謂胎死腹中指的是說啊就沒有過，沒有過是背後有很多財團大老闆在擋，那當然那些財團大老闆他們遊說的對象有誰，這件事情其實我們都知道，那只是沒有把它說破而已。沒有把它說破的理由很簡單，可能跟我們一般在外面媒體上面的認知會有一些距離。

那飛帆跟為廷他們後來因為一些因素，他們選擇離開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那個因素是什麼，可能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不同的看法，對我來講，飛帆那個時候來找我，問我這個問題，我只跟他講說，只要你是人才，到哪裡都是人才，那個組織不重要，如果有人要搶就給他吧，不用眷戀，就給他，所以他跟幾個核心的幹部包括為廷他們成立黑島青，黑島青是在去年夏天的時候，完全新成立的一個組織，那各位可能會很難想像說，今年的318學運，最起碼在媒體上面的效果看起來似乎是，怎麼會是一個去年夏天才成立的組織他們做的，那當然不是，就是那個只是就是一個社團的招牌，但是那個...你在那個運動的過程當中，可以合作的對象，他們的能力、他們的運動策略跟他們的性格，是你在具體做事的過程當中可以很清楚去掌握。

那對我自己來講，我習慣跟自己有信任關係的人一起做運動，當然不是排斥說沒有信任關係的人就沒辦法做，而是說，可能在核心運動的路線上面，價值上面的追求，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想法，我必須要強調不一定對，可能在很多人眼中我是那種所謂鴿派中的鴿派，如果有鴿派跟鷹派，我絕對是被歸類成是那種鴿派當中的鴿派，那當然為什麼是選擇用鴿派當中的鴿派作為前進的路線，我當然有我自己的想法，那第二個是最諷刺的是，那當初想要衝進去立法院的竟然是這群被歸類成所謂鴿派他們的行動。那這個都沒有關係啦，那種在標...就是給標籤、貼標籤，那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黑島青在10月8號到10月10號去年的時候，我有跟他們一起去衝總統府，在凱達格蘭大道上，那我們從仁愛路的一個祕密基地出發，就晚上11點就去那邊拉布條，那抗議的對象當然很清楚，九月政爭的事情，那個時候在10月10號，這個是我最後要講的一件事情，在10月10號事實上有另外一個團體，叫作公民1985，他們在濟南路上面辦還權於民的大會，他們在濟南路辦上那個大會，事實上臺灣

的社運界或是所謂傳統的社運界，對於公民1985是很有意見，特別是在8月3號洪仲丘在凱道上號召25萬人，有很多人認為他們在放煙火，搞一日社運、一日公民，然後消耗整個社會社運的能量，對於他們那樣的社運路線採取強烈的批判態度，各位如果可以回去看一下去年從8月到9月，甚至到10月，3個月的評論，相關發文的評論，就會知道說，有很多人他們這樣在看公民1985。

那我覺得那些批評有一些其實滿中肯，但是有一些可能也不盡公道，我就講一個現實的問題是說，洪仲丘的案子，有一個年輕人死掉，主流的媒體幫他炒炸了兩個禮拜，大家感同身受，所有的人都出來，25萬人，你說他是做一日的社運，問題是真的嗎？真的他是做一日的社運嗎？這一群在網路上面自己號召起來的人，他們在10月10號，濟南路的那場活動號召了6萬人出來，那6萬人是什麼偉大的訴求？第一個修公投法，降低公投法的門檻，第二個修《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處理掉不合理的罷免的規定，那第三個去修小黨的政黨補助門檻，補助金不是選票的門檻，選票的門檻規定在憲法，那不是修法可以解決的，但是補助金的門檻規定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5%降低到2%，這三個訴求過去三年，我記憶所及有很多團體全部都提出過類似的主張，我自己所處的團體，不管從澄社、台灣法學會，這些主張我們通通都提過，甚至修法的版本都拿出來，但是我們從來沒有一次可以用這三個主張找6萬人上濟南路。你真的要佩服人家有一套，郎係安怎做欸(台語)。

那現在他們也組織化了，成立了一個...公民1985還是在，公民覺醒聯盟繼續在做反服貿的事情，還成立了一個沃草公司在專門監督國會，那那個監督的方式是，他們去看，剪輯帶子，做成新聞，他們網路自己發，蘋果的即時新聞也同時會上，影響非常的大，那個點閱率是一般蘋果即時新聞十幾倍以上，要破萬是經常出現，那各位有時候可以去看一下蘋果的即時新聞，有時候大概平均起來一兩千個點率吧，要破萬沒有那麼容易，當然比較大的新聞或許有...或許會，那你看那群人，傳統社運的人會覺得說，啊他們就不是，不是在搞社運的吧，那對於他們那種愛整潔、有秩序、守紀律的那種風格更是反感，就好像感覺到以前，你們現在是搞納粹嗎？怎麼會把社會運動搞成這個樣子？

你從外觀上面來看或許有這樣的perception，但是我實際跟他們相處過，他們在討論那些運動訴求的時候，都會跟我商量，我會給他們建議，他們自己會開會討論，我有一次跟他們晚上8點開會，他們開會很有效率，10點就結束，2個小時，討論的事項很多，10點結束以後是大家回家睡覺？不是，10點開始做事，



就開始分工，你做什麼，我做什麼，大家開始做事，因為那群人裡面有很多都是白天有正職工作的人，他不是那種full time的人在搞這些事，謀，伊透早愛熊班、愛熊課(台語)，但是10點就開始分工在做事。那跟那群人在一起做事，我的感覺是什麼？我的感覺是活力充沛，攏謀帖集啦(台語)，都沒有拿錢在做，但是活力充沛的在做，他為了要搞清楚一個制度、一件事情，他們會去自己收集資訊，他們會去問人，他們也來中研院過，為了要做一件事情，我幫他們上課，說這件事情到底是從什麼到什麼，然後他們把那些資訊吸收完了以後，把它轉譯成一般人可以聽得懂的，比較容易了解接受的理由去散播。

10月10號的，對我來講我對那天印象很深刻，是因為凱道上有一群所謂比較衝的學生，衝組欸(台語)，那可能對於真的衝組來講，那個還不夠衝，哩啊謀衝立氣總統府來底啊(台語)，你只是在外面拉布條，嘿哪欸叫衝組欸，哩哪加係衝組哩得愛...哩得愛衝立氣(台語)，雖然我對於半夜12點要衝進去幹嘛這件事情覺得很困惑，好那有...有一群是比較衝的，那有一群是被人家批評是在當一天公民、放一天煙火、消耗社運、不必要消耗社運能量的在濟南路上，那這兩群人如果我們未來希望達到我們的目標，是不是都是我們應該要爭取的？我會說是，讓他們怎麼樣有比較好的溝通、互信跟合作的可能性，是我在10月10號那一天活動完了以後我在想的事情，所以我那天完了以後，我知道對於這兩個運動所出現的反差，在運動界有很多不一樣的評價，所以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公民1985與黑色島國青年」，去看這兩場運動的對比，但是我也要...比較希望做的事情是說，大家的那個互信能夠建立在一個基礎上面。

3月18號那天的行動的確是本來我們互信基礎比較高有合作的一群朋友策劃的，但是那一天真的拿麥克風衝的時候，在魏揚拿麥克風宣布以前，我必須要承認，我們那個時候在濟南路上面根本沒有想像那麼多人會跟著衝進去，因為那個時候是陳為廷在濟南路要帶一隊，然後飛帆帶的是青島東路隊，然後是為廷要帶一隊，本來想說進去的人不會太多，結果沒有想到通通都進去，那通通都進去，那麼多人裡面公民1985的人多不多？很多，衝到議場裡面去的人非常的多，那你就想一想說，去年10月10號你說這群人是來放煙火，或許是，但是你要怎麼樣去要求一個人從一開始的時候，譬如說哩...挖做雜當啊(台語十年)，我可能身經百戰，什麼戰鬥技能我通通都有，那你要去擴大那個參與，你的門檻一定要降低，讓他先踏出這一步能夠關心臺灣社會、關心公共事務，這件事情最重要，本來要開始關心了以後，他發現說，為什麼有這麼多狗屁倒灶的鳥事，然後對於這麼多狗屁倒灶的鳥事都沒有人在負責，然後那一些做狗屁倒灶鳥事的人沒有負責

也就算了，竟然還在吃香喝辣，那你覺得對這些人來講，他們會不會心裡面最原始的公平正義的感覺都凍袂條啊，他會開始投入，希望改變臺灣這個社會，那希望改變臺灣這個社會，他事實上他的那個那種素樸的感覺，不管你講的是民主自由，還是公平正義，那就是我們在臺灣大家的核心價值跟大家的公約數。

那這些事情其實用嘴巴說都很快，但是在具體的實踐上面都需要功夫，就是要花時間去做就對了，要花時間去做，那他們站出來了，願意做，那以目前的角度上面來看，你說他們做得好不好？做得很好，做得很好，一個去年8月在網路上面的素人，所謂素人就是從來沒有參加過社運的人，自己在網路上面號召，到今年現在4月，現在5月，不到一年的時間，整個組織全部都起來，那你去看他們工作，充滿了活力，戰鬥力很強，馬上就可以做。

那最近在這個割鬚的活動，也是一樣，就是網路上面的人，然後我有跟他們開過會，一樣跟...開會的感覺是大家都是精力充沛，很有鬥志，分工的在做，做得非常的好，做得非常的好，我去只是提供一些建議，然後給他們一些經驗，然後看他們是不是有問題，那最多就是從側翼去幫忙他們、去協助他們。那當然我覺得國民黨他也在學習，也就是說他在早期的時候會發現...他在早期的時候其實...我應該說，他一貫的策略就是把這些運動跟綠營打在一起，只要回去藍綠對抗的軸線，就回到基本盤，就把他所有面對的壓力都化解掉，那他也去阻止你這個運動會有的擴散性，對我們來講，就是根本不理會這樣的操作，現實上我們也不是這樣子在做事情，我們就做我們該做的事情。

這些人、這些團體、這些組織在某個程度上，的確我們裡面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跟綠營的朋友有很好的關係，像我自己有很多，也沒有很多，有一些綠營的朋友現在在當立法委員，那可能也在黨部工作，那跟他們還是對一些事情交換意見，那但是回到運動面上面的事情，那就很清楚，運動就是運動，我們做我們該做的事情，那你們跟或者是不跟，你們有採取什麼態度，你們自己看著辦。那他們要把它打成藍綠對抗，但是它一開始的時候是，國民黨是搞不清楚狀況，說真的以為是後面有個綠營的人，有個很神祕的團體跟組織在扶植這群人，那後來發現說情況好像不是這個樣子，然後他開始，但是他知道情況好像不是這個樣子，他在對外的媒體宣傳上，像318，他一開始的時候說這個是藍綠對抗的問題。

當318的活動能夠獲得70%以上民意的支持，我想任何有基本理性的人都會相信這不是藍綠對抗的問題，嘿那是藍綠對抗的問題，嘿噠哇好，阮嘸七成，

阮丟免拼啊，阮今嘛丟贏啊(台語)。

那所以到這一次罷免的時候，割闌尾的事情，他們其實已經真的不僅是看出來說這件事情你再把它操作成是藍綠對抗，是極其愚蠢的事情，也沒有任何的說服力跟公信力，那他們現在就開始想要用另外的方式來去打擊這群人他們所要開啟的運動，他們當初其實很擔心我們割闌尾，那我們沒有錢，我們公開募小額捐款，募得到一百萬嗎？我跟他們說沒有問題，絕對沒有問題，他們對於自己做的事情沒有...但是我看過他們網站上線以前，我就看過，我老實講，做得比我去年真的花錢找人來做的網站還要棒，那那個網站之前做出來，就他們這群人自己組織起來，我做這個部分、你做這個部分，從頭到尾製作成本是0元，伊噠丟開伊噠低欵時間器做(台語)，做得比我們花錢找人做的還要棒。

那現在看到這樣的聲勢，當然行政部門就是很慣用的，就是他們的出手打壓跟媒體配合的操作其實都滿...滿清楚的，一方面昨天晚上7點多放稿，就內政部的稿是晚上7點多發出來，那為什麼7點多發出來？所有要刊的媒體，版絕對放得進去，但是讓相對應的團體回應什麼，回應來不及，他們的團體昨天晚上他們知道消息的時候，組織起來開會，開到半夜都還在開，結果他們一下子可能第一時間回應來不及，等到他們真的有回應的話，可能媒體的報導也來不及，就今天的報導可能只會出現一面的聲音，就是內政部說這個東西是違法的，那當然是不是，法律也不是內政部講的算，但是可以看得出來說，那整個操作的痕跡還是相當的明顯。

對不起，超過太多時間，不過我最後大概要講的事情是說，對我來講有的時候有一些事情自己心裡面知道，那個目標跟價值是從來沒有改變過，就一直往那個方向走就對，未必要敲鑼打鼓，真的敲鑼打鼓如果能夠走得比較快的話，再來敲鑼打鼓，我就...反正我們大家就一步一步就往那個方向走，那有的時候大家有不一樣的看法、有不一樣的策略，我們都尊重，彼此相互尊重，哩伍哩欵看話、哩欵像話，啊哩麥安捏做，啊謀緊(台語)，阮伍阮...我們有我們的想法、有我們的策略，我們想要這樣子走，那彼此相互尊重，大家都知道說，我們基本上是往同一個方向去在邁進，那未來才會產生真正改變的可能性。

你說未來以後的政治上面的路線什麼，我覺得現在講都還太早，那我覺得，我比較持平的來講是，臺灣的整個政治已經陷入一灘死水，這是我真誠的觀察，陷入一灘死水，要改變陷入一灘死水的狀況，只有在國會裡面讓兩黨都不過半，

所謂讓兩黨都不過半，實質上就是讓國民黨沒有辦法過半，如果這個政治路線、這個策略、這個目標是重要的，那下一個問題真的值得仔細去思考的是，如何做到這件事情？你如果做不到這件事情，我講得直白一點，2016即使蔡英文當選總統，她會做得很痛苦，她會做得非常的痛苦，一個她沒有辦法控制國會的總統，大家只要回想陳水扁執政的那段時間的時候，所發生所有的事情就知道，而2016的狀況一定會比在2000年到2008年更險峻，為什麼我這樣講？2000年到2008年，當行政跟立法的權限發生衝突的時候，我們還有一個機構可以仰賴，叫大法官，那個時候的大法官都是很多令人敬重的學者在裡面當大法官，他們做出來的解釋，按照憲法的法理所做出來的解釋，可以有效的化解爭端，而且可以避免一些不是很有道理的爭執。

2016以後就不是這樣，到2016以後，整個大法官裡面所有的大法官都是馬英九提的，全部都是，未來以後發生權限爭議，你說你要仰賴大法官這關來做，透過他們的解釋來化解爭議，而且...我基本上個人的估計跟看法是不要仰賴這件事情，因為大概會難產，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接下來我們可能就要努力集體的去思考是說，要讓臺灣的政治不再是一灘死水，有新的生命、有新的力量、有新的希望，這件事情我們應該如何努力來進行，那我相信除了我以外，有非常多的朋友，非常多的朋友，很多年輕人大家都在共同思考這樣的問題，那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看到一個絕對100%確切的答案，但是我自己認為他們一直往正確的方向在邁進，好，謝謝。

(Q&A)

主持人：多謝黃教授，因為他2點15要離開，現在還有20分，我想這樣啦，如果沒有發表意見，離開後，我們繼續在這邊發表意見給大家聽，有沒有問題，比較簡單的，問問題，若是團體，報你的團體和名字跟他問，來，等一下。

提問1：那個學運的時候我有進去看好幾次，帶一些牧師去唱歌、祈禱，我真是很感動，我看這些學生的那個都是非常誠懇，就是我很感動，我覺得這個時代臺灣青年人，黃教授你可以來做這種很好的，也是我在做啦，感動，我很感動，第二項，現在是說我們臺灣民主政治本來是政黨政治，政黨政治，政黨輪替，所以難免一定會跟政黨，以前我在長老教會當總幹事的時候，有一個記者來問我，他說長老教會是藍色還是綠色，我說長老教會不是藍色也不是綠色，那什麼顏色？臺灣本色。他說那你們為什麼不要貼近綠色，他說綠色比較接近臺灣本色啊，所

以我們這是比較接近，比較支持是less evil，沒有那麼邪惡的政黨，原則上沒有完美的政黨，那教會也沒有完美，但是後來我跟那位小姐記者說，認為藍色比較接近臺灣本色，我就支持藍色，我說小姐現在藍色變成紅色你知道嗎，那個記者，欸我從來沒有聽過，所以我想所有公民運動的理想性，我們自己理想很好，但也不要完全聽政黨，但是難免跟政黨，因為最後的政策決定，推動還是要靠政黨，民主政治的政黨，我想這點我決定，所以我不怕人家講，因為像一個教會裡面，天主教和華語教會都支持國民黨，他是偏藍的，但是我們偏綠的，我說不是，我是臺灣本色，是不是可以建立這種臺灣本色，哪一個政黨接近臺灣本色，我就支持他，像這個學運那個外面立法委員兩三個在那輪流也是民進黨，所以我想我覺得我不怕，你要怎麼樣都沒有關係，反正我還是要有理想，團結的是理念沒有錯，但是這是難免，藍綠惡鬥我就不是，藍惡鬥綠，因為藍有權勢鬥綠，藍現在偏藍我們就一起來惡鬥臺灣，惡鬥綠這樣。

提問2：3月18到4月11超過25天，我跟蔡丁貴教授都顧在前面，我們都不敢走，當中只有一天，有一天我忍不住我衝進去裡面要找那個林飛帆，我們教授不知道記不記得，我希望說4月10號來去美國在台協會開一個記者會，你說不要模糊焦點ok，剛才教授有在說，我們我們大家心裡面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我們以前可能是台獨嘛，我們朋友都有一個想像，3月30那天，假設如果說讓我們獨派的朋友能夠上去拿到麥克風，包括蔡丁貴教授，包括公投盟的人，如果那天，然後我們想像一個場景，我們就要求大家坐下來，如果號稱50萬人，假設只要有二十分之一的人留下來，就是有兩萬五千人留下來，我們把訴求和學生說的單一訴求所謂反服貿、退回服貿，拉高跟我們在外面跟蔡教授主張的解散國會，制定新憲，假設這樣的話，是不是有可能今天馬政府處理服貿的態度會不一樣，就是說我們把談判的籌碼拉高，原來是談判的籌碼再高就是反服貿而已，有人在討論這個，覺得很可惜，我不知道教授想法怎樣？

提問3：黃教授跟姚主席大家好，我是民進黨的黨員，我是外省第二代，我要請教黃教授，剛才你說過敲鑼打鼓，我知道是為了這個問題，就是如何從太陽花學運看公投盟？從您主觀的看法和您猜測中客觀的陳為廷和林飛帆的看法謝謝。

其實第一個那個羅牧師，謝謝常常聽到您很精闢的演講在民視，大概在去年10月以前，甚至9月以前，我基本上的想法都跟您一樣，從來沒有迴避，然後也很清楚的支持，但是後來的確發生了一些事情，讓我自己很難過，但是我也沒有說得很公開，那...我寫了一篇文章叫作「豈只是恨鐵不成鋼」在我的臉書，或許

如果各位以後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看，那個大概代表我的心情跟想法，那政黨政治本來你就不太可能說，所有的事件都用直接民主去取代政黨政治，但是在這兩者之間，你要去取得一個比較好的平衡，而且所謂的政黨政治是不是真的一定是所謂的兩黨政治，這件事情還有很多討論的空間。

那第二個事情是剛剛那個陳祕書講的的指教，330那天的活動，從頭到尾的rundown，在排誰要上去講話，誰不上去講話，我完全沒有參與，我完全沒有參與，那可能我自己在這個運動裡面的角色有一點被過度放大，所謂有一點被過度放大是說，因為我們有一個聯席會議，那個聯席會議，NGO的加社團加學生差不多我看將近30個人吧，每次開會30個人，攏開五六小時，因為我就謀贏欸，做欸代誌就知欸，所以伊嗯咧開會欸時存，我慫咧咧嘎(台語)...我人都在場，但是我就是在聽，在做其他的事情，要不然就是在休息。

不過即使是我有參與那個rundown的排練，我不會說蔡老師或者是其他本土派社團的朋友不可以上去講話，但是如果我知道你們的策略是要大家坐下來要求解散國會的話，我會反對，我會反對，我會反對的理由很簡單是，我今天作為一個把群眾，我們作為一個把群眾找來的團體，我們必須要對群眾負責，我今天為了什麼訴求把你們找出來，就要貫徹到底，我如果要的是說，我把大家找出來，我要的是解散國會，要的是...我也不曉得，總統重選，就是不管什麼理由，我一開始我就會這樣講，我覺得那才是負責任的做法，你不能夠跟群眾講的說，我的訴求今天是這三個，來了以後加碼演出，然後跟大家講說，今天大家來，晚上七點讓大家回家，結果變成了是說沒有要讓他，要讓大家加了新的訴求再坐下來，那或許啦，有很多人會覺得那是召集群眾的一種策略或者是方法，但是對不起，我自己的個性，我不會做這樣的事情，那你會覺得說，你要說...說我這樣的個性是比較笨還是比較沒有用還是比較怯懦，我通通都接受，但是我的個性就是，我說什麼就是什麼，我說什麼就做什麼，我不會去跟群眾講一套，他們來了以後變成另外一套，我覺得那個對群眾是不負責任。

如果說我們今天喊得很清楚，我們今天來就是要解散國會，沒有解散國會，我們今天晚上絕對不回家，那我覺得你一開始就要講得很清楚，啊大給來都歡喜甘願，阮今天來欸郎攏係認同這個訴求欸郎(台語)，那我們繼續去支持下去。

那最後一個蔡老師他，我大學的時候當學生會會長的時候，蔡老師台大土木系的教授，他那時候已經對學生運動都很支持，那對公投盟的一些看法，以我自

己啦，對飛帆為廷的接觸是，我們去年10月10號去衝凱道的時候，挖欸記哩嘻剛(台語)，差不多...當天的清晨丟開始落厚啊，那個棚子馬上送過來，我記得是公投盟的大哥，應該是賴大哥他馬上就把東西送來，都很有感情，也都很感激，這個是我從他們兩個身上得到的訊息，那你說未來可能，不是未來，4月10號那一天，可能大家做的判斷不太一樣，我們覺得必須要離開，因為離開要去做其他的事情，那蔡老師認為說要留下來，因為留下來才有壓力，那個就會回到我剛剛講的，就是說我們對運動策略有不一樣的想像的時候，大家彼此互相尊重，所以你若觀察說，阮從頭到尾都沒有說，欸哩愛樓落欸，恁麥賽留落(台語)，從來沒有講這樣的話，因為在公民運動的場域當中，本來就是開放而平等，每一個人他都可以去選擇他覺得有用的方式去從事他的運動，那我們在做的事情是，我們覺得從整個成本效率上面來講最好的處理方式。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個人我相信飛帆為廷或者是其他很多的朋友一樣，對蔡老師他們的選擇跟行動也是保持尊重的態度。

提問4：我是那個台灣教師聯盟的理事，我本身是在嘉義那個...工作者，叫作林瑞霞，林瑞霞，我有兩個簡單問題，第一題就是說，老師剛才那個報告我真的也是有感慨就是說，喔，一個青年有這麼多團體，所以我們都不用等國民黨來殺，我們自己就殺得嘻累累，所以我現在第一個問題就是，五月初四，我看這幾天我們青年朋友有在說遍地開花，要辦公眾論壇，我是一個建議是不是在這個中間，能夠跟...這個草根，深入去辦一些工作坊的性質，也能夠培力在地公民運動，讓他們能夠做遍地開花這個工作，第一點是建議。第二點就是說，剛剛在說我聽那個陳xx他已經說好幾次，就是說臺灣人要好，國民黨要先倒，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但是這個部分我要請教就是說，他這個會不會牽涉到選罷法，是說在選舉的之前大家在這個民間社團，我們可能先來怎樣做一波發動，等到選舉是收割這樣。

提問5：我直接問那個黃教授，我想剛剛所講的這些我都完全認同，完全支持，談到說在2016年如果即使是民進黨或是蔡英文當選總統，立法委員沒有過半的話她也很難做，因為不只是說大法官問題，可能監察委員甚至國民黨提名還有個中國因素，那我直接要問是說，目前要讓國民黨不過半，這個其實你如果以公民組合或是一般人所講的那個獨立建國連線要爭取不分區，基本上那個都是少數啦，兩三席，那更不可能讓國民黨不過半，目前國民黨掌握在67席左右，這是地方，地方上目前有79席，不分區有34席，所以重點是放在不分區裡面如果讓國民黨能喪失15席的話，可能就會讓他不過半，那這個部分要怎麼去運作？一般我們講

說單一選區兩票制,原住民部分基本上是大選區啦,而且他是平地跟山地各三個,那在這種三分之一,我們在野的,只要民進黨沒辦法再拿到兩席嗎,平地跟山地這個地,那第二個是說,區域部分裡面如果你能爭取到有10席以上才有辦法,那我們在野所有力量真的沒辦法爭取到有其中10席讓國民黨的立委落選嗎?這是我想要講的,謝謝。

提問6:首先我很佩服這次的運動,都沒有被打成藍綠對抗,一直都是以學運的這種發生力量,而且這種效果發揮的效果很好,但是我現在接下來就是說,他們現在已經開始做,抹黑成對抗公權力,什麼警察的這個衝突這樣子來抹黑,然後接下來就是司法,每一個學運出來的都被這個司法,過去他的司法從阿扁總統那時候開始,他那個沒有司法程序爭議,然後這個我們是不是能夠有足夠的律師這邊來應付他們的司法迫害,這個是我們非常關心的,謝謝。

就從最後一個那個社長的問題開始講,司法其實我可能沒有大家那麼擔心,那理由是說,在最起碼在地方法院的層級,支持我們的法官跟檢察官人數可能比大家想像的多很多,現在年輕的法官跟司法官,法官跟檢察官跟以前不太一樣,當然你說整體上面到第二層高等法院的時候會變成什麼樣,我覺得或許很難預料,但是我們這邊的法律團隊從以前到現在軍容只有越來越盛大,真的,我以律師團隊來講,軍容只有越來越盛大,那個真的隨便一找,義務律師都幾百個就出來,那不是開玩笑,像那一次魏揚不是有一次被抓起來,然後被聲押,我們民間司改會動員去台北地檢署前面聲援魏揚,大概來了一百多個律師,民間司改會自己辦活動從來沒有那麼多律師出來,全部都來。那接下來的司法訴訟,大概原則是每一個人被傳訊啊,都我們會有律師在幫忙,那當然他們的檢察系統,有他們檢察系統的動作,但是他們的檢察系統裡面也不是沒有我們的朋友,那我覺得就某個程度上面來講,可能啦,會面臨的一些法律風險,可能那些主要的幹部其實大家心裡都有底,那我們真的比較擔心的,也會比較牽掛的是說,本來沒有參與比較核心討論的那些人被人家扣住,那個會比較覺得會比較抱歉一點,那我們也會把重心放在那件事情的援助工作上面。

那那個剛剛另外一位老師提的問題,因為這裡有錄影,我不能回答,以後有機會再跟各位報告,想法當然是有,策略也有,那公民組合的事情我沒有辦法現在代表公民組合發言,因為比較倒楣的事情就是,我們去做318的事情跟公民組合一點關係都沒有,公民組合本來就做他自己的事情,但是3月17號那一天出了那個事情以後,我們晚上開會,下午開會,就決定做,那個事發突然,當然都是



找最信任自己最信任的人，那跟公民組合沒關係，但是後來在學運報導的過程當中，你可以看得出來那個媒體差不多想東想西，他就是想搞你啦，他開始的搞法是說你們這個是藍綠對抗，那後來發現這條路切下去，說服力不太夠，說這個後面都是公民組合在搞，然後搞完了學運以後，公民組合要收割，你如果說這個話，對運動、對公民組合都很傷、都不公平。

我可以跟各位保證，除了裡面有很多的參與的人是公民組合的人，其他一點關係也沒有，但是裡面有更多參與的人根本就不是公民組合的人，那但是媒體這樣子寫的時候，有的時候你一開始第一個時間閱讀就會產生這樣的印象，所以我那個時候做的危機處理是什麼，我那個時候做的危機處理是拜託公民組合你們本來要進行的活動全部都停下來，等於是給他們拜託啦，全部都停了，最好是全部都無限期取消，那我自己能夠控制的只有我自己的行動，別人的行動我只能去拜託，我沒有辦法命令什麼人要做什麼事或不要做什麼事，我可以控制就我自己的行動就是公民組合那邊的活動，我就暫時就先不要去參加，不然你就被人家說一些有的沒的，光處理這些事情，你處理到頭殼就要破了。

那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講的事情是說，細節我沒有辦法講，但是大的戰略方向絕對不可能是說什麼拿，拿六七十萬票就算，如果是這樣子，你如果出來搞個第三勢力，是不分區拿了六七十萬票，我的建議是乾脆不要玩，因為那些成本很高效益...但是要的就是要有不一樣的力量、不一樣的聲音出來，那可能這個某個程度上面，回到前面老師的指教，他們事實上現在開始做很多培力都在做，我看黑島青有在做，然後前...上個禮拜議場裡面的學生有一群學生他們自己組織起來，叫作民主鬥陣，他們自己也組織起來，他們要到校園裡面，他們也開始要到校園裡面去做，那就如同我所說的是，因為在運動的這個領域裡面，都是公開很自由的，沒有人可以去跟什麼人說你一定要做什麼或是一定不能夠做什麼，所以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組織起來，他要下去做事情，那都很好，我覺得那都是遍地開花的想法，大家就去做不一樣的代誌，像我上個禮拜天去高雄，那去高雄，他們高雄割關尾的人他們也是自己就組織起來，人就開始在那邊做。

那當然就我們自己而言，我們自己會有我們自己的策略跟想法，那我們的策略跟想法當然會基於...當然一定是基於一定的考慮決定要這樣子做，那在那個過程當中有跟一些團體先說明，不要造成一些什麼不必要的誤會，但是整體上面來講是說，當這些串連、這些人越來越多、越來越多，陣營越來越龐大的時候，我會覺得事實上我們一直都是在朝基本上一個相同的目標在邁進，譬如我就講得很

具體的是，運動以前、運動以後一模一樣的演講的題目，一樣的群體，就一樣的群體對象，不管是社會大眾還是學生，可能在演講以前，差不多五十個來聽，在演講以後來五百個，甚至上千個，你如果場地如果容許的話，搞不好會更多，那個能量就出來了，能量出來以後，我相信未來聽這些演講，或者是能夠接受這些訊息的人，我自己很有信心啦，是在價值上面一定是認同我們的價值，如果是認同我們的價值，以後就很有可能會成為我們的伙伴，或者是支持我們的對象，我覺得在初步的這個階段，就像我今天花了很多時間跟各位說明的就是怎麼樣讓大家跨出第一步是重要的，那那步跨出來了以後，就慢慢走過來。